

西共「十一大」及其隱憂

陳 璋 津

一、前 言

西班牙共產黨 (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PCE) 在一九八二年底因面臨黨內分崩離析、黨員人數驟減與選舉節節失利等危機，更迭總書記①。新上任的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 (Gerardo Iglesias) 原為支持卡利略 (Santiago Carrillo) 的一份子，他上臺後針對黨內新創舊痛一一下藥，期盼做到根治西共病害，促使西共邁向復興之路這個目標②。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八三年十月這一年之間，伊格雷西亞斯大大小小的召開了幾次西共會議，不但解決了許多黨內的危機，還連帶使西共朝復興之路邁進。西共在他手中的確比卡利略時代有朝氣多了。可惜好景不常，西共又遭遇黨內傾軋之新危機。西共原訂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舉行統一全西班牙共產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但十月中就有受蘇聯唆使的西共親蘇執委賈雷哥 (Ignacio Gallego) 出面抵制。接著，當初提拔伊格雷西亞斯的卡利略又突然翻臉，批評伊格雷西亞斯違反西共的一貫路線背叛西共，並且有意在

註① 關於卡利略下臺，見拙作，「卡利略下臺與歐共主義的危機」，出自〔問題與研究〕第廿三卷第二期，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版，頁七八～九〇；Bill

Cemlyn-Jones, "Young Miner to Replace Carrillo," in *The Guardian*, (Nov. 8, 1982); "Communist Party Secretary Carrillo Resign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16, (8 Nov. 1982), pp. N1-N2; Richard Wigg, "Communists Split Over Who Succeeds Carrillo," in *The Times*, (Nov. 8, 1982); Brian Mooney, "Carrillo as Chief of Spain Communists,"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8, 1982); James M. Markham, "Emerging Power Feud May Determine Future of Spain's Communist,"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11, 1982).

註②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後的西班牙共產黨」，出自〔問題與研究〕第廿三卷第四期，民國七十三年一月版，頁七七～八七。

「十一大」裏跟伊格雷西亞斯一較短長，拉其下臺。雖然在十二月的西共大會裏，伊格雷西亞斯擊潰了卡利略，粉碎了他的意圖，但西共並未因此解除分歧的危機。尤其今（一九八四）年一月，賈雷哥見抵制西共「十一大」不成，乃另立新黨與伊格雷西亞斯抗衡，更顯得西共是危機重重，前途充滿荆棘；看來西共未如通常預料那麼般的樂觀。伊格雷西亞斯面對諸多的內憂外患，如要使西共未來有些許的突破，似乎沒有奇蹟出現也不行了。

二、「十一大」會前的陰霾

伊格雷西亞斯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底，決定在該年十二月裏召開西共的「十一大」，號召西共所有黨員再團結再出發，完成西共復興之後的更新工作，俾確保西班牙的轉變與民主^③。六月以後，西共執委會即緊鑼密鼓地準備大會開會事宜。不料，十月中執委賈雷哥出來抵制西共的工作。

賈雷哥乃卡利略時代西共執委會的執委^④，伊格雷西亞斯上臺後，更動領導階層時他仍任執委^⑤。賈雷哥過去沒有任何親蘇言論的表現，此次可能受蘇共指使意圖破壞西共的團結。但據賈雷哥自己表示，他是因為反對西共放棄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才拒絕參加西共「十一大」^⑥。不過即使賈雷哥有這種立場而非真受蘇共利用，他也早在卡利略時代就應該挺身而出反對卡利略。

賈雷哥的意見，寫在他於十月上旬送給西共中央委員會長達十二頁的信裏。他說，他不想再任西共執委，拒絕參加西共「十一大」，寧願做個西共的普通黨員，留在他奮鬥了多年的西共裏。他以為，歐共主義已使西共受到相當大的傷害，他對目前西共領導人堅持的意識形態、政治與組織立場，不能再三緘其口。每個人的忍耐有其限度，現在是站出來捍衛真正的共產黨以防「革

註③ Gerardo Iglesias, "Towards the 11th Congress," in *Mundo Obrero*, (1-7 July, 1983), pp. 7-15.

註④ 卡利略在「十一大」時執委選舉與組織概況，見 H. Leslie Robinson, "Spain," i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2,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2), p. 332；拙作「卡利略下臺與歐共主義的危機」，頁八四—八五。

註⑤ See "New PCE Secretariat," in *La Vanguardia*, (21 Jan., 1983), p. 8; "PCE Secretariat Responsibilities Assign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8, (26 Jan., 1983) p. U1; "PCE Selects New Secretariat 20 Januar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5, (21 Jan., 1983), p. N2.

註⑥ "Ignacio Gallego Detests Eurocommunism and Renewalists," in *El Paris*, (13 Oct., 1983), p. 15; "PCE Veteran Explains Dispute with Leadership,"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08, (26 Oct., 1983), p. N2.

新派」(renewalists) 破壞的時候。賈雷哥認為，鐵鎚與鐮刀的標誌、國際主義的言論等等，並沒什麼不好，破壞西共才是不對。末了他說，西共領導人不會讓黨員在組織裏說出他們的不同意見，所以他才不願參加這次大會^⑦。

賈雷哥的信函寄出後，伊格雷西亞斯曾經與賈雷哥商談了三個小時，解釋總書記的立場，說明從黨外對西共行使壓力，會對西共的發展造成莫大傷害，對團結無補於事；他希望賈雷哥拿出團結與參與的誠意^⑧。結果賈雷哥不為所動，依然堅持己見。十月十四日，西共執委會針對賈雷哥的行動發表聲明，表示：西共執委會與書記處向來對醜詆全體中委與黨領導機構決策的部份領袖之反常言行，保持嚴重關切的態度，不輕易發表意見，以免使黨的活動軟弱渙散。但是賈雷哥侮蔑了黨的民主法制，執委會與書記處就不能不出面講話。執委會認為賈雷哥對全體執委會的控訴毫無根據，應予駁斥^⑨。

伊格雷西亞斯嗣後發表談話表示：西共有些黨員認為他不要鐵鎚與鐮刀的標誌^⑩，其實這是誤解了他。他丟掉這些東西，只是丟棄黨內的傾軋、山頭主義與毀謗的象徵；他希望西共黨內邁向黨員與領袖互相尊敬的階段，互敬互諒，共同以民主方式行使領導，形成黨的政策。他知道，他當總書記的時候西共的情勢十分吃緊，黨員渙散，選舉又頻頻落敗；他上來當總書記不過想讓西共往前進一步發展，脫離這種困境。只是西共黨內的形勢使他上臺後不易做事，一則他的能力不足，限制又多，想從卡利略的時代過渡到另一時代很難；二則西共黨員情緒低迷，恢復匪易。所以他上來以後才力圖做些改變，做些人事改革，發揮集體領導，召喚脫隊的黨員回歸。可是有一派西共黨員暗中反對他進行任何調整，他們因襲舊傳統，墨守成規，才爆發這次的問題。實際上西共對不同意見的黨員，留有相當的轉圜餘地，他們可以與執委會對話，用不著行事衝動^⑪。

賈雷哥事後求去，未久(十一月六日)與「卡塔隆納統一社會主義黨」(Partit Socialista Unificat de Catalunya-PUSC)(卡共)前幾年脫黨的份子馬德里舉行大會，準備組成親蘇的第三黨^⑫。

賈雷哥事件發生後，前總書記卡利略又在十二月西共中央委員會召開的馬德里市區域會議上，掀起反伊格雷西亞斯的風潮；西共可以說是流年不利。卡利略自己起來反對他以前一手提携的伊格雷西亞斯，據卡利略自己表示，那是因為伊格雷西亞斯上臺

註⑦ "Ignacio Gallego Detests Eurocommunism and Renewalists," p. 15; "PCE Veteran Explains Dispute with Leadership," p. N3.

註⑧ Raul Juncar interviewed with PCE Secretary General Gerardo Iglesias, in *Mundo Obrero*, (21-27 Oct., 1983), p. 8; "PCE's Iglesias Interviewed On Intraparty Tension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13, (2 Nov. 1983), p. N5.

註⑨ PCE Executive Committee, "Defense of PCE's Democratic Legality," in *Mundo Obrero*, (21-27 Oct., 1983), p. 4.

註⑩ 據傳聞，伊格雷西亞斯在當選總書記後，曾將鐵鎚與鐮刀從其辦公總部五樓窗口丟出窗外。

註⑪ "PCE's Iglesias Interviewed on Intraparty Tensions," pp. N3-N5.

註⑫ "Marxist-Leninists Hold Meeting in Madri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18, (9 Nov., 1983), pp. N4-N5.

當總書記之後，言行作爲背叛西共，有違西共的一貫綱領。他相當懊悔從前支持伊格雷西亞斯，現今決定全力再反對他，務必拉伊格雷西亞斯下臺^{註③}。卡利略的言論，持平而論並不公允。從伊格雷西亞斯上臺當西共總書記的職務以來，事實上他一直恪守改造西共黨務，實行歐共主義路線的諾言。伊格雷西亞斯也再三地要求西共黨員，仔細檢視他上臺後言行是否未一致的地方，然後提出批評建議；伊格雷西亞斯相信他已經克盡職守，戰戰兢兢未敢作出有違西共路線的事。倒是卡利略一反常態；從下臺後，他的言行即一味親蘇，背離西共的綱領。他先後對蘇聯擊落韓航客機事件與美國同西班牙關係的問題，發表過相當出人意表之言論，態度儼然像「塔斯社」的評論員^{註④}。這些言論，與七年前卡利略對蘇聯的評價大相逕庭，很難讓人相信他在多年前還是「歐共主義」的急先鋒。當然從這裏我們不難理解，卡利略當年倡言歐共主義有其政治目的，他其實壓根兒沒有一天想過要認真實行歐共主義。現在他下臺了，歐共主義對他來說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因此把它一脚踢開，並且反過來抨擊它。或許伊格雷西亞斯什麼都沒做錯，錯只錯在他違背卡利略的統治方式，不肯順從由卡利略在幕後操縱來領導西共的方式，而且也太過於認真貫徹歐共主義路線了，才導致卡利略的痛惡。

西共這次的區域會議，時間訂在十二月一日四日召開，性質是僅次於全國代表大會的大型會議，也可以說是行將召開的西共「十一大」之會前會議。這次會議有來自西班牙各地區的共黨代表參加，他們要選派一百零三名代表出來參與西共的「十一大」，所以此次會議對西共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在話下。會議開始前，西共內部已截然分割出壁壘分明的兩大派別；一是「卡利略派」(Carrilloist)，一是「伊格雷西亞斯派」(Gerardoist)。但兩派均痛苦地承認，西共無論花多少代價都必須團結統一^{註⑤}，只是以何種方式統一，他們之間的意見太多了。會議開幕時，西共區域委員會書記皮內多(Adolfo Pinedo)（在西共書記處負責工會政策^{註⑥}）先做例行報告；他就西班牙國內外情勢作一番分析之後，坦白指出，西共黨內現面臨深刻的分裂危機，需要大家拿出誠意加以解決；不過他對西共前途表示樂觀^{註⑦}。皮內多報告完後，由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就西共最近的工作與問題，向與會代表報告。伊格雷西亞斯表示：西共需要復興，也需要「革新」(renewal)，這是從西共「九大」以來一直有的構想，不容置

註③ "Carrillo: Supporting Iglesias was 'Mistak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0, (13 Dec., 1983), p. N2; "Two Factions' Positions Outlin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2, (15 Dec., 1983), p. N3.

註④ "Carrillo's Headstand," in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0, 1983); Harry Debelius, "Spanish Communists at Sixes and Sevens," in *The Times* (Nov. 22, 1983).

註⑤ "PCE Conference Opening Marked By Confrontation,"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34, (5 Dec., 1983), p. N2.

註⑥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後的西班牙共產黨」，頁八三。

註⑦ "PCE Conference Opening Marked By Confrontation," p. N2.

疑。但從「九大」以後，西共還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整合成千上萬的新黨員，也沒有能力更新西共的組織，以致黨的發展遲頓停滯，組織軟弱渙散瀕臨瓦解，在整個西班牙社會喪失民主的向心力。西共「十大」雖然也對這些問題痛下針砭，做了徹底的檢討，但過去的問題在開完「十大」後依然還存在。為什麼會這樣呢？那就是西共黨內的文化素養與民主精神，仍然不夠。西共過去的傳統教條、神話與軟弱渙散的習氣，仍然阻礙黨的進步。而西共沒克服這些陋習與神話，就沒辦法使自己成為具有民主精神能夠適應現在複雜社會的羣衆政黨，也不能復興西共^{註⑧}。伊格雷西亞斯呼籲全西共黨員，包括脫黨的前西共黨員、工人、婦女、青年與知識份子黨員，大家一起同心協力朝這方面努力。

伊格雷西亞斯的報告，取得西共中委絕大多數支持^{註⑨}，顯然他的地位在西共中央委員會中相當的穩固。但他在西共這次區域會議裏並沒有獲得絕對的優勢。根據會中的辯論顯示，支持伊格雷西亞斯革新路線的西共代表，雖達三百四十九人（計：亞斯突里亞省 Asturias 五十六名、穆西亞省 Murcia 十五名、阿拉干省 Aragon 九名、卡塔隆納自治區 Catalonia 六十四名、安達盧西亞省 Andalusia 一百七十三名、伊克斯吐拉瑪都拉省 Extremadura 廿三名和加利西亞自治區 Galicia 九名），支持卡利略者亦高達二百八十九人（計：卡斯蒂雷省 Castiles 六十名、巴斯克省 Basque 廿三名、馬德里市一百零三名、瓦倫西亞自治區 Valencia 八十三名、巴拉愛里斯省 Balearies 七名、堪塔布里亞省 Cantabria 八名、卡那利羣島十一名和加利西亞自治區四名）^{註⑩}。與會代表要選舉西共「十一大」代表，這些未來的代表再選西共下一任中委，所以伊格雷西亞斯雖取得現在西共中委之支持，但如沒有下一任中委的擁護，他即使蟬聯總書記之職，還是很難辦事。不過伊格雷西亞斯派對於伊格雷西亞斯於下次西共大會裏，能否贏得勝利，具有相當的信心。

西共這次的區域會議召開結果，卡利略派決定推舉皮內多為該派候選人，與伊格雷西亞斯角逐西共總書記之職位。在區域會議的討論過程中，曾有卡那利羣島代表提出的第三案，希望由黨內溫和人物薩托里烏斯（Nicolás Sartorius）出任西共新總書記，調和西共黨內派系傾軋，但為會議代表拒絕；薩托里烏斯本人亦婉拒這項艱難的任務^{註⑪}。伊格雷西亞斯會後發表訪問談話，

註⑧ Gerardo Iglesias, "Recovery and Renewal in PCE," in *El País*, (7 & 9 Dec., 1983), pp. 18, 20; "PCE's 11th Congress to Open Amid Infighting,"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2, (15 Dec., 1983), pp. N1-N3; "Urges Internal Cultural Battl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5, (20 Dec., 1983), pp. N4-N5.

註⑨ "Deep Schism in Leadership Could Weaken PC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39, (12 Dec., 1983), p. N2.

註⑩ Charo Nogueira, "Struggle Intensified Between 'Carrilloists' and 'Conformists' for Control Over PCE," in *La Vanguardia*, (6 Dec., 1983), p. 12; "La Vanguardia Privies PCE Leadership Struggl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38, (9 Dec., 1983), p. N2.

註⑪ Charo Nogueira, *op. cit.*, p. 12.

表示他非常遺憾西共目前仍缺乏民主素養^②。

三、西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西共「十一大」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在馬德里連續召開了五天。參加大會的西共各地黨代表共有八百零九人，會議主題為「擁護和平、社會主義與自由」。開會前，氣氛已經相當惡劣。黨內有伊格雷西亞斯派與卡利略派劍拔弩張的對立危機，有賈雷哥破壞西共統一的意圖，西共黨員四分五裂現亦僅餘八萬四千名黨員^③。幾乎全部的西共黨員都把眼光投注到這次的大會上，注意看其發展。

這次西共大會要討論西共中央委員會提出的報告與文件，也要重選西共的新總書記。它是卡利略下臺後，西共首次正式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召開的為臨時全國代表大會）^④。整個大會由伊格雷西亞斯邀請西班牙科多巴市（Cordoba）的市長安吉依塔（Julio Anguita）主持（原西共「九大」中委），他自己避開，以免卡利略派認為他操縱大會程序。大會中，伊格雷西亞斯先做了一場政治報告。在這篇報告裏頭^⑤，伊格雷西亞斯表示，此次西共大會主要討論重點乃有關西共黨內統一危機的問題，因此他在粗略分析了國際危機、和平裁軍途徑、雷根的政策、西班牙社會主義政府對美態度、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經濟政策與西班牙兩黨制度化等問題之後，立即回過頭來探討這個主題。他認為，西共內部目前存有深刻的對立危機，對立的焦點在於贊成「列寧主義」與否，以及黨內領導方式的問題。他個人以為，西共「十大」對這個問題獲得深刻的理解，但是沒做好工作，所以才脫離羣衆，失去羣衆支持，導致黨的危機。「十大」前後，西共內部由上而下忽略羣衆民主參與的領導方式，曾經嚴重地斷喪西共的元氣，他很難過地看到西共現在還有這種習氣。當然有些西共黨員曾經以為，西共所以有今天的破敗局

註② "Iglesias Outlines PCE's Problems, Strateg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5, (20 Dec., 1983), p. N1.

註③ Charo Nogueira, *op. cit.*, p. 12 另一種估計為八萬名。見 "Spanish Left in Clash on Leaders," in *The Guardian*, (Dec 19, 1983).

註④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後的西班牙共產黨」，頁八〇—八三。

註⑤ 伊格雷西亞斯的報告，詳見 "Gerardo Iglesias Report to 11th PCE Congres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4, (6 Jan., 1984), pp. N1-N38; *Mundo Obrero*, (16-22 Dec., 1983), pp. 17-35; 亦請參閱 "Iglesias Calls for Unity, Views Eurocommunism,"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3, (16 Dec., 1983), p. N1;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14 Dec., 1983); "Two Factions' Positions Outlin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2 (15 Dec., 1983), pp. N3-N4;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14 Dec., 1983). *Pravda* and *Tass* correspondents, "At the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in *Pravda*, (16 Dec., 1983), p. 4.

面，乃因為黨內沒有紀律、不團結、缺乏意識形態的信念有以致之。但他說這些認識不對，因為它們只是些表象而已，西共黨內缺乏民主，才導致這些現象的產生，才有西共的大危機出現。他相信，西共危機癥結正是在黨的領導方法與觀念問題。今後西共應該朝向民主政黨、接近羣衆接近青年、加強內部辯論、成為新羣衆政黨的方向邁進，才能解脫內部危機，順應社會環境，開創新局面。至於談到「歐共主義」的內容，伊格雷西亞斯表示，仍要多加辯論，因為它仍缺乏精確性。過去西共採行這個策略，希望由多數人參與，以民主道路取得社會主義，但因黨內生活風氣不正，所以許多黨員才把「歐共主義」這個字眼，和拋棄羣衆、黨的固步自封、黨的危機與失敗等現象聯想起來。其實這非策略之罪，倒正好相反，因為不認真執行這個策略，方造成以上諸種弊端。他希望西共黨員往後更須確認這一點，認真體認歐共主義，力行歐共主義。

伊格雷西亞斯的報告有板有眼，肯面對現實指陳問題，比起當年的卡利略要坦蕩俐落多了。不過他的報告未得卡利略派的讚賞。他們普遍認為，伊格雷西亞斯的報告沒有認真分析西班牙的政治社會形勢，亦未解釋黨內分歧的根源^②。大會辯論終結投票結果，以三百八十六票對三百七十六票，及廿五票棄權，通過伊格雷西亞斯的政治報告^③。伊格雷西亞斯僅以十票之差取得勝利，可是卡利略派提出異議，他們認為票數計算有誤。後來在伊格雷西亞斯要求下，重新驗票，結果相同^④。伊格雷西亞斯步出會場後，對於開票事件連連嘆息，盼望卡利略派毋再滋生事端。卡利略派對於整個結果自然不服，皮內多會後表示，大會未以絕對多數通過伊格雷西亞斯的報告，顯然西共內部的分裂仍舊存在，並未解決，伊格雷西亞斯以十票之微差險勝，說明他在政治上已經失敗了^⑤。

十二月十八日晚間，西共在結束五天議程之後舉行了新主席、新總書記以及新的中央委員之選舉。不管卡利略派如何挑釁，伊格雷西亞斯仍以壓倒性的多數，贏得了勝利。在這次大會選舉裏，伊格雷西亞斯和伊巴露麗(Dolores Ibarruri)分別當選了西共的總書記與主席。伊格雷西亞斯得六十九票，有卅一票反對他，兩票棄權；伊巴露麗獲大會一致通過蟬聯西共主席。新選出之中委多為伊格雷西亞斯的支持者。在新選出的九十五名中委內，伊格雷西亞斯派佔七十一名，卡利略派佔廿四名。在西共中委總數一百一十名名額內，伊格雷西亞斯派佔七十六名，卡利略派佔卅四名^⑥。很明顯的，伊格雷西亞斯在西共黨內是取得支持與

註② V. Chernyshev, "At the Spanis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in *Pravda*, (17 Dec., 1983), p. 4.

註③ *Ibid.*, p. 4; Bill Cernlyn-Jones, "Communists Brace for Crucial Vote," in *The Guardian*, (17 Dec., 1983).

註④ "Reportage on PCE's 11th Congress Proceeding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4, (19 Dec., 1983), p. N1;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16 Dec., 1983).

註⑤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16 Dec., 1983).

註⑥ "Gerardist Majority in Central Committe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4, (19 Dec., 1983), p. N1;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19 Dec., 1983).倫敦的 *The Times* 在東方報載上一錯誤的認爲，見 "Power of the Old Guard Dies Hard," in *The Times*, (20 Dec. 1983).

諒解的。

伊格雷西亞斯穩住了卡利略派的挑戰，馬上發表談話，希望黨內維持和諧與團結，共同迎接西共的再生。他在西共「十一大」閉幕辭裏表示：希望黨內以後不要再有新的派系稱呼，大家一律都是黨員不分彼此。類似「親蘇派」、「清算派」、「革新派」或「社會民主派」等名稱，從現在起要永遠在黨內消失。伊格雷西亞斯在閉幕辭裏又再次向脫黨的西共份子呼籲，要他們歸隊，共同攜手締造西共的未來^②。

卡利略會後拒絕發表任何評論，僅表示，既然大會已經決定了，就要對大會的任何決定表示尊敬^③。

四、新執委與書記處成員

西共新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接著於十二月廿七日集會，選舉書記處成員與執委。伊格雷西亞斯根據形勢，在新領導班底內清除卡利略的黨羽。中央委員會選出新執委廿七名，其中支持卡利略路線者只有五名^④。而新書記處的十一名成員裏，絕大多數為支持伊格雷西亞斯路線者。西共新書記組成情況如下：

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

副總書記：薩托里烏斯——負責經濟與社會事務

副總書記：克利爾(Enrique Curiel)——負責國務事務

書記：克拉雷特(Andreu Claret)——負責新聞、宣傳與婦運工作；亦為黨的發言人。

書記：山查茲(Simon Sanchez Montero)——負責國際事務

書記：里歐斯(Pedro Rios)——負責社會運動

書記：帕勒若(Francisco Palero)——負責組織工作

書記：馬林(Francisco Romaro Marin)——負責行政與財務

註② Gerardo Iglesias, "A Pledge of the Communists 'Unity'," in *Mundo Obrero*, (23-29 Dec., 1983), pp. 6-8; "Iglesias Final Speech at Congress Strives Unit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8, (12 Jan., 1984), pp. N2-N5. 伊格雷西亞斯的評論，亦請見 "Iglesias on Carrillo, Relection, Futur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45, (20 Dec., 1983), pp. N5-N7.

註③ "Gerardist Majority in Central Committee," p. N2.

註④ "PCE Elects Executive Committee, Secretariat,"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251, (29 Dec., 1983).

書 記：柯羅那斯 (Jose Maria Coronas) —— 職務不明

書 記：普拉 (Juan Francisco Pla) ② —— 職務不明

書 記：巴雷斯特洛 (Jaime Ballesteros) —— 職務不明

在新書記處成員中，薩托里烏斯原為卡利略時代卡利略的左右手，後來不滿卡利略的作風曾起而反對與批評③。卡利略下臺後，薩任西共執委，不願在伊格雷西亞斯領導下出任書記。他本人屬溫和型人物，惟具有緩和黨內衝突的作用。這次大約為了疏解卡利略派的壓力，伊格雷西亞斯把他請出來擔任副總書記。而原任副總書記的巴雷斯特洛，則去向不明。巴在卡利略時代與薩托里烏斯一樣，同為卡利略的左右手；在西共「十大」時，又與薩托里烏斯雙雙分任第一與第二副總書記；卡利略下臺後，轉而支持伊格雷西亞斯，並於一九八三年一月伊格雷西亞斯整頓西共中央領導機構時，出任第一副總書記④。

克利爾、克拉雷特、山查茲、帕勒若、馬林與柯羅那斯等人，原為伊格雷西亞斯之班底，這次全部留任。惟普拉與原書記維因特羅兩人，則去向不明。不過普拉留任的機會大，因他是老領導幹部又支持伊格雷西亞斯；而維因特羅資歷尚淺，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卡利略整頓西共書記處，才被任命負責教育與文化工作⑤。原負責西共工會政策的皮內多，此番由於卡利略支撐他和伊格雷西亞斯抗衡，不用說被從書記處除名。皮內多也是卡利略時代的老幹部，歷任西共「十大」書記與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西共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書記。至於負責社會運動工作的里歐斯，為新人，資歷不明，過去亦未擔任過西共黨內任何重要職務。

西共這種書記處的人事安排，至今年二月十二日，為了因應西班牙經濟與社會問題，又曾略加調整。這天，西共中央委員會在塞維拉 (Seville) 開會，調整書記處的工作範圍。西共中央領導階層的工作被割裂成七個範圍⑥：薩托里烏斯負責經濟與社會事務，克利爾負責國務，克拉雷特負責新聞傳播，山查茲負責國際事務，里歐斯負責社會運動，帕勒若負責組織；其他尚未分配到職務，則待協議後再決定人選。

五、「十一大」留下的問題

註② 普拉與巴雷斯特洛兩人是否任書記，資料來源從缺；此處列出，僅係推測。

註③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與歐共主義的危機」，頁八六～八七。

註④ 見拙作，「卡利略下臺後的西班牙共產黨」，頁八三～八四。

註⑤ See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35, (14 July, 1982), p. N2.

註⑥ "New Appointment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30, (14 Feb., 1984), p. N4; *Madrid Domestic Service*, (12 Feb., 1984).

西共開完「十一大」後，明顯地可以看出總書記伊格雷西亞斯已經在黨內贏得非常穩固的支持，不必再懼怕反對他的勢力挑戰了。這次大會，為西共革新派路線的全面勝利，使保守與親蘇的勢力在短期內不可能抬頭。至此，西共的更新與復興似乎頗具希望，連伊格雷西亞斯本身也認為，經過這次大會，西共可以、甚至已經是處在邁向復興的道路上了^③。不過伊格雷西亞斯這樣的估計，似乎是太過樂觀了。

不錯，西共開完這次大會，黨內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氣氛。尤其伊格雷西亞斯在大會內召喚西共前脫隊黨員回歸的呼籲，真摯誠懇，不能不令這批離黨的老黨員老淚縱橫感動萬分。在大會閉幕式那天，就有許多西共前黨員要求填寫黨員卡，重新加入。更浩蕩的一次，當屬今年二月下旬西共以前的知識份子黨員五百名左右，要求回到西共黨內的大行動^④。不用說，伊格雷西亞斯還特地安排了一次歸黨的會見儀式。而除了這些西共前黨員要求歸隊外，也傳出安達盧西亞省西共支部將認真考慮全力支持伊格雷西亞斯的問題^⑤。可是這些現象的背後，還存有值得西共頭痛的隱憂。

西共開完「十一大」，表面上解決了黨內傾軋分裂的問題，然而卡利略派並不服氣。所以可以說這次西共大會只暫時把分裂的現象壓服下去，分裂的因素仍然存在^⑥。很難說卡利略不會在那一天利用機會，東山再起，威逼伊格雷西亞斯。此外，比卡利略派問題更形嚴重的是賈雷哥的問題。賈雷哥背後有蘇聯撐腰，他決心要與伊格雷西亞斯對峙到底。問題一牽扯到國際共黨，就非伊格雷西亞斯個人的能力與誠心所能解決得了了。

在西共開完大會後不到一個月，賈雷哥即藉口聲言伊格雷西亞斯在西共「十一大」內繼續「歐共主義」的路線不對，危害西共，因而另立新黨，挽救危機。他說，他打算奉行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正確」原則，恢復西班牙共產黨昔日的「革命光彩」^⑦。賈雷哥於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召集西班牙境內各種脫黨的共黨份子，舉行成立新黨大會，新黨名稱也叫「西班牙

註③ Gerardo Iglesias, "A Pledge of the Communists 'Unity,'" p. N2.

註④ Carmen Rivas, "Former Members From Professional and Trade Union Sectors Return to PCE," in *Mundo Obrero*, (24 Feb.-1 Mar., 1984), pp. 6-7, "PCE Leaders, Former Party Members Discuss Return," in *Daily Report: West Report*, No. 43, (2 March, 1984), pp. N1-N3.

註⑤ "In den Abgrund," in *Der Spiegel*, No. 52, (26 December, 1983).

註⑥ *Ibid.*

註⑦ "New 'Pro-Soviet' Communist Party Holds Congres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0, (16 Jan., 1984), pp. N1-N2; Harry Debelius, "Pro-Soviet Party Set Up in Spain," in *The Times*, (16 Jan., 1984), p. 4; "Pro-Soviet Communists in Spain Break Formally With Main Par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16 Jan., 1984), "Gallego Interviewed on Founding New Part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3, (19 Jan., 1984), pp. N2-N3; Ignacio Gallego interviewed with Miroslav Courton and Karel Bartak, "We Are Spanish Communists," in *Rude Pravo*, (19 Jan., 1984) p. 7; "Spanish Communist Leader Outlines Party Stance," in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No. 17, (25 Jan., 1984), pp. G5-G6.

共產黨」(Partido de los Comunistas) (後來因涉及法律問題，迭經伊格雷斯西亞斯向西班牙法院抗告，方改名為「西班牙人民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los Pueblos de Espana)^④。賈雷哥在此次成立大會上，亦邀請蘇聯及東歐共產黨派代表參加^⑤。成立大會舉行三天，同時選舉賈雷哥為總書記，發表反歐共主義的大會決議^⑥。

伊格雷斯西亞斯對於蘇聯一手操縱的分化陰謀，當然非常不滿，可是萬般無奈。他只能以西共執委會的名義，發表聲明，抗議蘇共干涉他黨黨務^⑦，而除此之外，他無法禁止西班牙境內另外成立一個共產黨。賈雷哥另立新黨，大約所有以前脫離西共以及「卡共」的親蘇份子都已加入，人數雖然只有二萬五千人^⑧，可是對伊格雷斯西亞斯威脅很大。一則賈雷哥有蘇聯支撐，與西共形成競爭對手，將來說不定可取代西共的地位；二則西共的完整性受到破壞，嚴重地影響黨的團結與向心力，最後削弱西共的力量。如果將來卡利略也另立新黨，西共將就此崩解，因此伊格雷斯西亞斯不能不就憂西共未來的發展形勢。而西共的「歐共主義」路線不能在西班牙獲得實踐，正要看西共能否復興與強大，因而賈雷哥組黨帶來的影響不能說不深遠。更何況賈雷哥的新黨還是蘇聯培植起來立意要破壞西共的「歐共主義」路線之施行，所以伊格雷斯西亞斯更不能不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了^⑨。

伊格雷斯西亞斯從一九八四年一月中起，即致力於厚植西共的實力，俾免被外力所腐蝕。一月中，他與西班牙首相岡札雷茲(Felipe Gonzalez)會談，表明西共與社會主義政府繼續合作的決心，並且希望西班牙政府能夠接受西共建設性的批評，在經濟政策、國際形勢、政治民主化與失業問題等方面，考慮西共的意見^⑩。二月裏，他努力與巴斯克共黨、卡共和安達盧西亞共黨保

註④ "PCE To Contest Name of New Communist Part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1, (17 Jan., 1984), p. N2.

註⑤ "New 'Pro-Soviet' Communist Party Holds Congress," p. N1.

註⑥ "Gallego Elected Secretary General,"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0, (16 Jan., 1984), pp. N2-N3; "New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ist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40, (28 Feb., 1984), pp. N2-N3.

註⑦ "PCE Criticizes CPSU for Its Support of Dissident," in *Belgrade Janjng Domestic Service*, (17 Jan., 1984), "PCE Scores CPSU Support of New Communist Party,"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3, (19 Jan., 1984), p. N2; "PCE Reaction To New Communist Party Reported,"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16, (24 Jan., 1984), pp. N5-N6; "To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Moscow," in *Mundo Obrero*, (3-9 Feb., 1980), pp. 6-7.

註⑧ See "Pro-Soviet Communists in Spain Break Formally With Main Par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16 Jan., 1984); "Gallego Elected Secretary General," p. N2.

註⑨ 蘇聯宣揚「歐共主義」路線為危機路線的思想傾向，採取的間接手法，見它所刊行的各種反歐共主義的文章與廣播，例如：Bronislaw Myakota, "The Workers Movement: Information and Comment," in *Moscow Domestic Service*, (26 Jan., 1984).

註⑩ C. N., "PCE Will Not Conduct Policy of Harassing Government," in *La Vanguardia*, (11 Jan., 1984), p. 8.

持接觸，同時動員西共黨內的力量儘力支援巴斯克、卡塔隆納兩地區共黨即將到來的選舉活動^⑤。另外在聯繫各國共黨、消弭蘇聯的影響力與鞏固西共國際地位方面，伊格雷西亞斯於三月初前後，分別與貝林格（Enrico Berlinguer）、馬謝（George Marchais）舉行過兩、三次會談^⑥。在未來，伊格雷西亞斯還計劃訪問尼加拉瓜、古巴、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北韓、南斯拉夫與中國大陸等地，並同當地的共黨會商，以促進雙方友誼，交換國際形勢的意見^⑦。

總括來說，從西共開完「十一大」以來，西共還是維持著自伊格雷西亞斯上臺以後的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短暫的一時晦暗，並沒有打散絕大部份黨員的信心。西共現在的形勢當然比卡利略時代好多了，伊格雷西亞斯的努力，似可保證這一點。只是有時事情的發展，並不如人們所想的那麼單純。尤其現在西共內外有諸多的隱憂，誰能料得到卡利略、賈雷哥將來會怎麼樣行動？誰又能料得到蘇聯未來會在國際共運上，玩些什麼新的花招來整治西共？另外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頭，強壯有力的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永遠是西共發展的阻力。有誰能夠知道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也不會像法國社會黨那樣，另想出一套辦法來駕馭西共，使西共淪為它的附庸呢？類此種種變數，都是我們瞭解西共所必須掌握的。

（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完稿）

⑤ See "Iglesias Opening Speech to Central Committee,"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51, (14 Mar., 1984), pp. N2-N7.

⑥ "Iglesias, Marchais Meet in Paris for Talks,"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53, (16 Mar., 1984), p. N6; "Gerardo Iglesias-Marchais Meeting," in *Mundo Obrero*, (9-15 Mar., 1984), p. 48; "Berlinguer to Visit Madrid at PCE's Invitation,"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53, (16 Mar., 1984), p. N7; "Berlinguer Will Visit Madrid," in *Mundo Obrero*, (9-15 Mar., 1984), p. 48.

⑦ "PCE's Sanchez Montero Views Foreign Contacts, EEC," in *Daily Report: West Europe*, No. 45, (6 Mar., 1984), p. N3-N5; *Mundo Obrero*, (24 Feb.-1 Mar., 1984), pp. 46-47.